



左傳快讀  
下襄公

十三

0712  
1510  
11



門 1510  
11

曲江書屋新訂批註左傳快讀卷十三

同學諸子參閱

善花李紹崧品選訂

校字



晉杜預元凱先生原註  
唐陸元朗德明先生音義

宋林堯叟唐翁  
朱申周翰兩先生參註

本朝馮李驊天閑  
陸浩大瀛兩先生批評

自二十六年起  
至三十一年終

襄公下

齊景公 吳子餘 衛甯喜弒殤公  
元年 祭元年 衛獻公復國

靈王二十六年

新丁... 襄公下

晉臣廷爭

秦景公

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乃行人子

御進也言我當進待君受命也

子朱言之再三

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

音云

言爾我同

黜辱也

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

一國修成之事

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法

集成也

賴以安息

則二國交兵三軍暴骨於野

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二軍暴骨。子員道

子為行人常變易其往來之言

凡持姦邪之心以事君者

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

我能禦之而不畏也

遂拂衣以從之拂衣蹇裳也

眾人於是解勸之

言庶幾於治乎

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

言今叔向子朱所爭者為公非為私也

公室恐自此日卑矣

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

不心競為忠而但撫劍拂衣

不務德之厚薄而各爭所行為善

如此則心之私欲已甚侈大

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

此篇前案後斷作兩半讀上牛子朱叔向兩兩爭執下牛平公師曠兩兩評解中間以人救之三守作轉板束上起下寫出滿堂圍然令爭字十分出色於前案愈有神於後斷愈有力也以開著為要著國手乃能爾耳

左翼為公而爭人臣常道范富韓歐上前諫議各執己見毫不阿比而卒未嘗失色以其心競而不力爭也撫劍拂衣子朱固屬無禮叔向亦傷雅道爾堂喧嘩目無人主平公猶加嘆賞殊憤憤也師曠公室懼卑之言見微知著叔向問之獨無內愧否

侈能無卑乎

欲侈則爭權而公室能不卑乎

二十六年 衛甯喜弑其君剽

子鮮即母弟也 使為己求反國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妣強命之

子鮮辭 敬妣獻公之母強命子鮮

言獻公無信

懼不免及禍

言獻公雖無信以我之故必為求之

對曰君無信臣懼不死敬妣曰雖然以吾

子鮮許諾

去年公與喜言求復國

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

○據左繡評此篇傳甯喜弑君事以甯喜為主總是政由甯氏一言遂爾身犯不韙以子鮮故則伯玉等殺許多議論皆為甯喜罪案伏筆此評皆非○左翼云此篇敘甯喜弑君已伏甯喜見殺之根開口便說君無信臣懼不免子鮮尚恐不免何況甯喜此論極是○愚謂獻公復國

子鮮賢國人信之故必使其聞

子鮮受敬妣強命不得已

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

以獻公之命告甯悼子

苟使我得反國

命於敬妣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

伯玉名

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瑗

言我不得聞獻公因何而出

則不敢聞獻公因何而入

伯玉前於孫甯逐獻從近關出今復獻又從近關出

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

衛大夫

言父逐獻公子弑殤公

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

○一出入置若罔聞非尸位也蓋處人骨肉之間能善全君臣之分者矣此聖人之所以非

至賴子鮮甯喜之力傳開手即提子鮮歸出甯喜又從甯喜歸結子鮮見兩人原目相依者也妙在中間插敘伯玉之賢與右宰之智兩番議論描寫甯喜之拙幸活青簡子鮮之乖脫然事外一乖一拙同事而禍福天淵故解經曰言罪之在甯氏也有溢辭焉死無日矣多而能亡不惟伏喜之見殺而并伏鮮之出亡也左公之用意微矣

子路之死也

揚善善兩人一勉強奉  
母命一勉強奉父命父  
要之母強之可見納獻  
皆由天命所以重林父  
之罪昭霸王之表也不  
然何以慈母忽偏愛而  
賊臣忽終悔也觀甯子  
出舍於郊而知其亦同  
出於勉強矣  
○無憂色無寬言皆自  
無信推勸而出信固其  
性之本然言色乃信性  
之流露子鮮母弟也故  
察其凶宰穀臣下也但  
觀其外論人之有淺深  
亦視其親疏所與之各  
殊耳非謂衛獻偏有許  
多不好處

縱弗可以已與前父命  
不可以貳相應一死且  
不惜豈情政柄觀此可  
知甯喜一於幹蠱遂罔  
知納蠱廢新之大義徒  
遺貞於簡編亦孝之愚  
也非貪之過也夫亦思  
為舊君而賊新君以己  
之弑蓋父之逐其可乎  
其不可乎不待智者而  
後知也維喜之計欲成  
父之悔有三善焉或奉  
敬如之命一召之一廢  
之可也或侯剽卒而仍  
復獻可也或刺見弑於  
他人而因是納獻亦可  
也奈何攻父之黨慈殺  
父之所立而謂成父之

也

天下誰畜<sup>許六反</sup>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

二十年甯殖卒遺  
命悼子欲納獻公

可以貳穀曰我請使<sup>去声</sup>焉而觀之遂見公

觀其可  
以還否

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

淹久也言獻公  
久留淹恤在外

既無憂  
戚之色

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巳死無日

亦無寬  
暇之言

猶夫人言  
如故也

已止也言汝若不止此謀  
雖復之必遭其殲戮矣

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

言子鮮若欲踐言多則不過  
出亡而已於我有所益

雖然如此其  
謀決不可已

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

時孫林父  
在其私邑

嘉襄皆林  
父之子

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

乘其父兄皆  
不在故攻之

孫襄  
也

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

欲出  
奔也

重傷  
遂死

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

子叔弓殤  
公剽也

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夫

悔者豈理也哉故直書其罪良有以也故聘侯周氏曰甯喜以父命而弑君子鮮以母命而賣友敬以長子而負幼子獻公賣弟賣臣而並至於賣母一人無信致五倫俱喪達道之行全在於誠聖賢豈欺哉哉

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

○按左氏下一言字在字候下便言非甯氏一人之罪在

也

胡傳喜嘗受命于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于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未滅矣亦以弑君書何也亦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乎于術則殖也出之善也納之于剽則殖也亦之善也弑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為弑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于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况私意耶范粲桓彝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

按子鮮既知君無信何為又以公命與甯喜言其曰政由甯氏安知與屬公命乎鮮語乎使喜欲成公命以納君鮮則無過如其貪柄政以弑君則子鮮之罪亦猶鄭公子歸生乎所謂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吾願讀此友者勿執政由甯氏以論喜則此兩人者一父命一母命厥罪猶輕必欲刻厲以推求則弑剽一家喜倡之鮮和之而實據其友乃鮮主之而喜卒成之也可先輩之評論何不察而傷忠厚哉是殺一人而兩人皆斃矣書曰與其殺不辜寧釋不經言也

六年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

者異其辭曾不諒此筆何為繼林父入于戚以叛而書也蓋書愈以重林父不臣之罪而國實其國也書復歸者則與鄭世子忽曹伯襄

復歸于衛

同其例而非若鄭伯突衛侯朔之祗以書入為文矣

衎雖未居位林父專邑昔國猶為叛也

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

○臣之祿以下五句言人臣之祿皆君欽定春秋刪削不錄之物非屬己私也

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

陳氏傳良曰宋石魚入于彭城晉欒斂入于曲沃未可以書叛必衛孫林父而後可以書叛書叛必不能討者也

王氏錫爵曰林父親逐其君君入又據邑以叛其罪寧重祿已汗而左氏謂以是為戮也則將謂逐君之罪輕於據邑也抑義則進否則退此



近關出公使止之。○衛人侵戚東鄙。孫氏

止苗也

以林父叛故

茅氏戚東鄙邑。殖綽本齊人。晉使人戍之。今來在衛。

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

林父之子

厲惡鬼也。以殖綽為惡鬼而責其子不知。

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

衛地。孫蒯孫氏臣。

遂從衛師。敗之。圍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

晉荀吳

名魯侯為會澤州

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楚子秦人侵吳。遂侵鄭。不見經

雲婁吳邑

楚子秦人侵吳。及雲婁。聞吳有備而還。遂

鄭地名

皇頡戍守城廩大夫

侵鄭。五月至于城廩。鄭皇頡戍之。出與

穿封戍楚大夫

公子圍共王之。子後為靈王

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

新言左傳

卷之八

七

被衛侵而愬獲衛俘而復愬勢不致晉討衛不止。蓋此節為原淵之會起本也。  
按春秋跋扈之臣其尤者有兩人焉。衛孫林父者。莊他主盟中夏之晉耳。向使晉君臣不肯倒置綱常而兩人之憲典莫逃。即晉國亦何致而分三哉。大經大法之不可不嚴正也。如此。

**雲婁** 故城在今江

南潁州府霍邱縣西南有雲婁六年

此亦合傳體。皇頡。堯父同為楚囚。而一爭於楚而不歸。一獻於秦而得請。則州犁左祖子圍而子產不雷。同太叔也。上下各有兩說。上半以上手。下半一陰一陽。見當面。兼弄之巧。下半以不獲其可。一反一正。見背後揣摩之精。皆作者著意結構處。



正曲直也

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

言請問於囚，乃立皇頡於便知誰獲，庭而問之。

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

州犁高其手作勢，尊其稱。指王子圍以示頡，為夫子。

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又卑下其手作勢，卑其稱。穿封戌以示頡曰：為此子。

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

此二人誰是獲子者。囚見州犁手勢，語遂知州犁欲曲。右王子故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

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戊怒，由也。

印莖父亦鄭大夫。

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莖父

楚人敗城麋之師併囚印莖父。

與皇頡戍城麋。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

使子太叔主辭令以貨賄而往秦請贖。

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以為

以貨贖董父。秦人受楚獻囚之大功而取賂鄭賄之小利。必不能得。

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

棄大圖小。秦必不如何以為國。若曰言必寡君使我拜謝秦君之勤恤鄭國。如此說。

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

正於伯州犁正其理也。而問囚則失其聽訟之理。太叔為令正其辭也。而取貨則失其請命之辭。映帶有情，定非率爾。

妙在所爭君子也。一句先安放封戌以見我并無偏曲而不虞其著著左袒且隱隱以石刑不敵。脇制原告也。絕倒。

○手口形聲未免太顯。囚人默識其旨封戌豈得獨愚設囚亦祥為不知據實直供。州犁又將何以結局而子圍則不止抽戈逐成矣。此種勢利亦全身遠害之道也。鄭子哲子南爭室而子產偏逐子南正與此事相肖。

左翼云其何不知不獲。開口喝破胸中各有成竹。向後始知其妙。讀此文者先須掩卷作箇題。自入思議若一順口滑讀便自了無趣味。

左翼明于事理不嫌設虛辭以歸功于秦小小事亦必待其一言而決。弗從便是不可想見子

產辭令之善

若無君之恩惠

則楚兵猶未退也

其辭如此秦必許請

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

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

之於他人於他

鄭人不從子產之秦果不許鄭請於是乃別更幣而從子產之言往請然後得堇父傳言子產每事敏

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晉人執衛甯喜

而書人不可執晉文執衛成事相例作者本欲極力發揮礙著魯君亦同與會而列侯又不與焉遂爾掣肘文故于起手點醒會意隨即解經而以尊公句諱之方出執甯喜囚衛侯以結之此上截敘事有斟酌也故下文直接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而魯侯卻不與焉隱躍見公之與會為非矣妙在三君賦詩酬答并不各通來意乃借箸於平仲私語叔向反告二臣賦詩晉侯許歸則三君如晉之故乃不言而喻矣而為臣執君之罪亦隱然可見矣此下截敘議兼行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

衛甯喜弒剽納獻孫林父以戚如晉晉趙武會諸侯討衛以正戚邑之封疆戚衛邑

杜曰罪武會公侯林曰左氏以為趙氏會公侯故貶書人姓以名城取田六十并也

此即晉侯之罪非衛獻之過也

杜曰罪武會公侯林曰左氏以為趙氏會公侯故貶書人姓以名城取田六十并也

杜曰罪武會公侯林曰左氏以為趙氏會公侯故貶書人姓以名城取田六十并也

杜曰罪武會公侯林曰左氏以為趙氏會公侯故貶書人姓以名城取田六十并也

杜曰罪武會公侯林曰左氏以為趙氏會公侯故貶書人姓以名城取田六十并也

杜曰罪武會公侯林曰左氏以為趙氏會公侯故貶書人姓以名城取田六十并也

杜曰罪武會公侯林曰左氏以為趙氏會公侯故貶書人姓以名城取田六十并也

杜曰罪武會公侯林曰左氏以為趙氏會公侯故貶書人姓以名城取田六十并也

杜曰罪武會公侯林曰左氏以為趙氏會公侯故貶書人姓以名城取田六十并也

杜曰罪武會公侯林曰左氏以為趙氏會公侯故貶書人姓以名城取田六十并也

有斟酌也。要知此篇不責晉侯非禮者，隱傷我公失會而并為之諱也。未幾武子取下公慶入國，幸非成伯安知魯之。不有林父乎？此則武微之漸也。左繡謂左氏明為晉侯出脫，殆未必然。

特為衛侯卻且說開話，妙正在此。若一見便說世無此急驟說客，亦無此急驟文法也。

同請衛侯獨敘國子使私問同一賦詩，獨稱罕氏後亡乃文家互見法。若必兩兩對說到底，則亦印板章法矣。

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

士弱晉主 獄大夫 欲共 請之

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

大雅嘉樂篇義取共 景子國 弱也 有令德受祿之意

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

鄭風緇衣篇義 取適館授 祭之意言不敢違遠於晉 拜謝齊鄭 二君賦詩

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

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

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 不同故拜二君亦異 私與叔 向語

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

憂恤其災患而 補益其闕失

向曰：晉君宜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

正其違邪而 討治其煩勞

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

為孫林父 而執衛獻 三字又婉又嚴 以平仲之 言告文子

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

衛獻復國林父以戚如晉晉使三百人成戚衛 獻殺戚戌晉侯因是執衛侯言非為林父故 簡括周至

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

七穆 謂子展公孫 舍之罕氏也

子西公孫夏駟氏 也子產公孫偁國 氏也伯有良霄良 氏也子太叔游吉

游氏也子石公孫  
段豐氏也伯石印  
段印氏也穆公十  
一子子良公子去  
疾也子罕公子喜  
也子駟公子駢也  
子國公子發也子  
孔公子嘉也子游  
公子偃也子豐也  
子印也子羽也子  
然也士子孔也

逸詩也見周書義取寬政以  
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也

鄭風將仲篇義取眾言可畏衛侯雖  
別有罪而眾人猶謂晉為臣執君

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  
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  
者也子展儉而壹

子展罕之子居  
身儉而用心壹

蔡聲子復楚伍舉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

伍舉椒舉也  
子晉之祖父

此篇聲子為友復國文  
章雄邁開戰國說士之  
風而談理典則徵事詳  
瞻渾浩流轉是元氣未  
商人語國策遠不逮也  
通篇只作兩半讀所謂  
不能也以上是泛論其  
理以下方切論其事而  
切論又純用借賓形主  
法極辨之口極動之文

聲子子朝之子伍  
舉又與之友善

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

子牟為申縣令儻  
稱公得罪而出亡

以舉為子牟之婿  
故謂實送之出亡

懼禍及也  
故亦奔鄭

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

應鄭不足恃故  
將自鄭奔晉

遇伍舉於  
鄭之郊外

班布  
也布

王或菴曰班荆一段情  
景使人神往欲涕不過  
九字而動人若此真而  
已又云我必復子一  
語成算已定又以多時  
之經營蘊藉故與子木  
衝口而道縱橫揮闔曲  
折淋漓無不達之詞無  
不暢之意故供得左氏  
一番痛快揮灑也○按

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  
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

荆藉地而坐相與飲食朋  
友世好故共議歸楚事

言汝只  
管適晉

吾必使  
楚復子

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

向戌宋  
大夫

平成兩國之  
好事在明年

蔡本楚黨故聲子  
通平事而使於晉

掉與擺通掉之者開也  
闔之者閉也鬼谷子有  
掉闔篇蘇秦學掉闔揣  
摩

起手一段籠起通篇大  
旨用楚材實多已直走  
後四段妙在虛虛縮住  
且作泛論展開一大段  
文字此鋪排活法

○以卿陪出大夫以楚  
往跌出晉用妙在譬喻  
一宕折轉繳應卿材抑  
揚頓挫力大思深此等  
筆意用作時文過渡緊  
策百端若云其大夫則  
賢皆楚往也側死然不

堪動聽焉能啓子木之  
疑訝將何自而進言乎  
泛論只重在刑不濫御  
將賞不僭陪說又引詩  
書以證之又引古制以  
詳之重重疊疊不厭其  
繁不嫌其板蓋因後半  
篇四大大波瀾壯潤若  
起勢寥寥便有頭輕脚  
重之誦須此大鋪排方  
得相稱耳此通篇之閒  
架也

按左繡謂引商頌為下  
半提頭故另變句此解  
殊非細玩善為國者一  
提明明三層轉折故三

自晉而  
還適楚  
子木屈建也代  
蘧子馮為令尹

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

且問晉國之  
大夫何如  
○問者喉舌正連  
對者肺腸奇絕

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

○從大夫皆卿材轉出主意  
便捷如神妙無斧鑿之痕

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

喻楚亡臣在晉者多○周  
云似贊似惜令人神悚

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

雖有宗族姻親而用楚之賢材實多  
○一語勒住下便推論刑賞而後入  
歸生

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

賞不僭及於無德  
刑不濫及於無罪

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

則恐善良之人亦或  
累刑○善上声下同

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毋

與其刑濫  
而失善人

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詩大雅  
瞻卬篇  
人也  
○隨手引詩以  
證無善人之害

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虞書大禹謨○用故字者例引  
書以證與其失善二句之得

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

引詩書以證之不再提  
古之治民者亦點三筆  
故亦三引古禮以釋之  
兩提前實後虛而乃以  
後說醒清前說也俱是  
作開勢以振起今楚多  
淫刑一拍台也則此一  
段乃通身前後精神團  
結處勿以閒筆目之

用有之者亦引商頌以證不僭  
不濫之受福如此特局調一變耳  
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  
推命以而封建建立其  
為天子福以及於後世  
言成湯賞不  
僭而刑不濫  
不敢怠情  
故為下  
國諸侯  
以自皇暇

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  
層下亦三  
層分疏  
樂行賞而  
憚用刑  
憂恤其民  
無有厭倦  
順天時  
之生長

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  
順天時  
之肅殺  
故其將行賞也君  
為之增加膳食  
加膳則賜下  
屢足於酒食

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  
飲饗  
以此可知古人  
君為之不  
舉盛饌

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  
既不舉則不用樂  
以此可知古人  
之憚於用刑  
換與前相配

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  
朝以臨政  
夕以修令  
以此可知古人  
之憚於用刑  
換與前相配

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  
○束一何  
下方挽入  
讀方得神情  
○一氣急口重

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  
而為他國謀事之主○謀主二字  
一提及下段段點出所謂材也  
遂成不救療  
之疾療治也

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  
所謂不能勸賞畏刑恤  
○以下或重輕讀或緩  
儀及公子變作亂楚殺子

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  
音料  
急讀方見抑揚頓挫

曾得故來句云禮之  
大者也有禮無敗有無  
字正是知禮不知禮發  
見

○前路引證說得正大  
確切合反之者魂曉  
喪有汲汲欲救之而不  
可得也景象故疾責其  
失而不嫌其慙文亦以  
束上為生下靈動莫倫

徐貢揚曰前路參差反  
覆閉靜有味後四段格  
整而勢橫有百鍊之鋒  
有四溢之趣建安諸君  
祖之

儀其黨析公懼而奔晉晉人置析公於後軍之車中使之謀楚

成公六年晉欒書敗鄭與楚師過於繞角

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

言楚師輕窵而不持重

其軍容易震動蕩搖

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窵易震蕩也若

若多擊戰鼓鈞同其聲

乘夜而攻其軍

楚兵不知虛實必震蕩而走

從析公之謀

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

沈國亦楚黨

獲沈楚公子申公子子楫成以中息之師

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

效蔡禦諸桑隧

成八年傳只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卻不載桑隧之敗但既獲申驪則敗申息之師曉然在八年特傳不詳耳

之師於桑隧獲申驪而還鄭於是不敢

錯錯鋪掛得此思過半矣

自是鄭畏晉強不敢朝楚楚失鄭無以圖中國諸侯

雍子及其父兄皆無所考證不知何人

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

信其父兄之譜不能是正其曲直

兄諳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

郟晉邑名

成公十八年楚納宋五人魚石等於彭城楚伐宋圍彭城

晉人與之郟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

晉救

郟角宋地名晉

號令於軍中曰

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

軍中有老幼則遣歸

有孤寡疾病一家有二人在此供

役者則遣一人歸

簡擇兵器

日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

唐錫周曰鏡花水月之妙全在若離若合之間以此文言之椒舉花與月也析公四人鏡中花水中月也文從晉用楚材說起疾忙用夫獨無族姻乎句若開如花照鏡中月浸水底俄焉波紋如縠月亦在水中蕩漾庭砌風迴花亦在鏡中搖曳也接手便平列四段寫出四箇逃死大夫書楚樣式如四面皆水水水有月四圍皆鏡鏡鏡有花宛然月徘徊

新訂左傳卷之八

襄公下

十四

簡兵蒐

於身生花神約於欄檻  
矣然後用今又有甚於  
此句提到椒身止如  
半日鏡中看花忽然廻  
首綠影參差之地奇葩  
競吐愈覺婀娜可愛夜  
關水邊玩月忽然仰視  
疎星幾點之旁冰魄高  
懸愈覺光芒奪目卻又  
相合到今在晉矣晉將  
與之縣以比叔向與前  
文句句迴環映帶全讀  
者依稀認得來時有路  
仍如曩者花照鏡中月  
浸水底光景也豈非守  
宙間千萬劫不朽文字

乘秣馬蓐食師陳直觀焚次明日將戰行歸

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反彭城而歸

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

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上声害

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

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

御驅使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

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音皮於奔命至

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扶云

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

郢

郢

郢

郢

郢

郢

郢

郢

郢

郢

郢

郢

郢

郢

郢

秣餼戰馬 兵皆列陳而焚燒 明日必欲 與楚決戰

於晉人當歸者遣之行 楚囚歸言其事 襄公元年晉圍 彭城彭城降

以魚石五人 楚東夷小國見楚不 襄公五年楚人以陳叛故 歸實諸郟邱 能救彭城皆叛楚 歸罪於令尹子辛而殺之

子靈申公巫臣先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 雍害猶 後巫臣又除自取之事見成公二年

邢晉 邑名

巫臣為晉扞 成公七年巫臣請使 吳先屬楚巫 禦北方之狄 於吳乃通吳於晉 臣教之叛楚 又以中國戰陳 之法教訓吳人

狐庸巫臣之子也為 吳行人通晉往來

巢屬楚 駕楚 棘亦 亦楚邑其事 子重子反一 小國 楚邑 俱見成七年 歲七奔命

吳至今尚 為楚患

宣公八年楚越椒以 伯賁即越椒 若敖氏之族作亂 賁前傳作勞

苗晉 邑名

苗晉 邑名

苗晉 邑名

苗晉 邑名

苗晉 邑名

苗晉 邑名

苗晉 邑名

苗晉 邑名

苗晉 邑名

苗晉 邑名

苗晉 邑名

苗晉 邑名

苗晉 邑名

苗晉 邑名

苗晉 邑名

苗晉 邑名

撥左翼云數人在楚不  
見出色一到晉廷便倣  
出若大乾坤令楚不能  
支持蓋淫刑以逞逃死  
者必致毒於我况屬有  
材之輩可知天下未嘗  
無材不用則碌碌耳云  
云愚謂是又有說焉凡  
行軍機宜惟探敵情為  
先務晉軍時有楚人則  
敵情瞭如指掌較諜者  
奚啻十倍鄢陵之役伯  
州犁言晉苗賁皇言楚  
兩軍虛實皆有知者使  
楚人能近信州犁何致



有君夷臣死之辱乎一

用一不用成敗天淵楚材晉用用字最有斟酌故段段不離謀主只講軍事毒害無底非謂晉政亦必用楚材也特畏其用楚材以害楚也大此數子者晉未必不用之於他事其不出色則亦猶在楚矣周論似泛

○說得以害楚國不可救療如此其極而又加以子辛死之子反死之特刺子木之隱所以聞之悚然不待其辭之畢而加禮為之請復也

孫執升曰夫獨無族烟乎語意尚緩是皆然矣言下不勝危悚處

王或菴曰意之所在不可鬆不可緊筆皆與關注卻千迴百折而後出斯為善也楚材晉用楚之大害聲子為椒舉作說客意只此開口即將楚材晉用說破緊也下不言楚害泛泛推論刑賞鬆也既而一句打轉直拈楚淫刑有害緊也下卻不入椒舉別舉

成公十六年其事詳見鄢陵傳注

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

良精銳之兵

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

塞并夷竈成陳以當楚之中軍

繼書范變中軍之將佐也簡易兵備誘令楚人貪已遂不顧左右軍之兵

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如孛行以誘

中行偃卻錡上軍之將佐也克二穆者謂子重子反皆穆王所出時一將左軍一將右軍

萃集也四面集攻楚王之中軍

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

從苗賁皇之謀

夷傷也呂錡射中共王之目燿

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

火滅也謂兵敗子反如火之滅也

子反自殺

鄭自此叛楚吳自此日強

燿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

○唐云反從子木口中接過妙

○馮云鬪符極緊

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

○正說得怕人已不敢再開矣忽又聞一今字不知甚的古怪

○說了半日方出主意衝口直陳子木那裡識破

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

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

椒舉猶南望楚國曰

我固無罪楚必赦而而楚亦不以舉為意而圖之○復我○鬆活一筆妙繼鬆即緊用亦字關會前四段

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

四人謀主作引絲也後  
忽爽殺子木一語瀏離  
輕轉下方由椒舉而直  
截了當更不粘帶緊也  
驚風激電忽爾皓月疎  
雲峭壁危巒接以平岡  
幽徑要之精神無鬆不  
繁情致有緊必鬆相劑  
以成章相反而得用也

妙不  
○今在晉矣一氣說到豈不為患  
○的楚楚  
○謀字  
又應  
乃附耳細語商量景况更覺吃驚  
材晉用  
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

○王云上四段文字不過為此  
二語妙在一點即住更不多著  
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

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此傳本在蔡聲子復  
楚伍舉傳前今誤錄  
椒鳴伍舉之子傳言聲子有辭  
○三人一齊  
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收結簡練

胡傳殺世子母弟直書  
君者甚之也宋寺人伊  
戾為太子內師無寵譖  
於宋公而殺之則賊世  
子痊者寺人矣而獨甚  
宋公何哉譖言之得行

秋宋公殺其世子痊

宋大夫

體生毛

畏其異相故  
棄諸堤下

也必有變矣配嫡之威  
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  
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  
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  
不能相保者眾矣直稱  
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

平公共  
也

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

入宮夕  
見其母

尤甚也愛其  
美故視之甚

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

佐元  
貌惡而  
公也  
心婉順

貌美而  
心狠戾

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痊。美而狠

合左師  
○先著合左師一  
向戌也  
筆以伏一篇之線

惠牆氏  
伊戾名

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

此傳宋殺世子事經罪  
宋公傳則罪左師蓋痊  
本為寺人伊戾所陷然  
非嬖寵媒孽於內平公  
未必遽信即信矣而有  
大臣力爭於外其罪亦  
可立白無如尤者嬖戾  
者惡女子小人表裏有  
心而盟楚之獄成矣文  
作三段讀言段將棄痊  
左師四人一一提明立  
案中段正敘伊戾誣痊

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

事未段另詳左師媚夫  
人爭伊戾似主而實賓  
夫人亦主中賓左師則  
主也讀此文須看其賓  
主分明申遞有法處

太子痤素與楚客相知  
請遊客於野而享之

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

夫謂公亦知太子不寵伊  
太子戾恐從之反見惡

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

○偏說得忠悃可愛  
利口之陷人固如此

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

豈敢以好惡  
而貳其心  
今太子之出也縱有  
人以供給其外事

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

公遣伊至享楚伊戾掘坎以書加於牲  
戾從行客之地上詐為盟辭以誣太子

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

乃急馳  
歸告公

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

既為太子則宋又何所求  
國固彼之有也而作亂乎  
太子欲速  
得君位

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

佐母  
棄也  
猶云亦聞  
有此事

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

以真  
婉故  
乃召佐使請  
於公而免之

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

且言佐若  
日中不來  
我必  
自殺  
○忽單著左師  
以證畏惡之實  
聒謹也久言  
欲使佐失期

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

唯佐也能免我居然孝  
弟之言日中不來吾知  
死矣居然知幾之識然  
則所謂美而狠者亦左  
師輩譖潤之辭耳  
○感接唯佐也能免我  
杜註以為因其婉也獨

而後讓聞之不怨處人  
父子之親何其言之易  
入乃爾經故曰宋公殺  
其世子痤左繡云伊  
戾語語忠順此真好人  
之尤左氏寫來為萬世  
之為伊戾與用伊戾者  
作一樣子的是格言

新丁巳年九月廿二日  
卷之二十一襄公下  
十八

異佐明知日中不來即死理即急為奔救何暇

佐果日中未至

○皆曰固聞之語意中原為此一件要事

公聞太子本無是事

任左師之語哉然而左師之所以語亦因其婉也果如是而婉則直謂之柔懦已耳何取乎曾

是伊原誣陷之

不知當時所語之語謂及何事大約謂論淫死而後太子可必也故爾云語也傳隨接曰佐為太子有以乎

步馬習馬

未段忽敘一沒要緊事而回映前文則左師所以成太子之死者其罪狀乃愈明史家往往以閒文襯出正文最濃密

言君夫人家之馬也

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

以左師之言告夫人

有意味按前突稱夫人在佐未為太子時也此段忽然左師不知誰

以玉為錦馬之先

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

為君夫人受饋而後命在佐已為太子後也若云母以子貴則左師不應受而棄亦不應饋也何命之改哉若云因嬖而驕則夫人之饋左師之受顯有結賄同謀之舉矣庶使則皆曰與

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

則未戰又是道微法了

首受之

二十六年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患欲報之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

許靈公卒

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

言許靈公因請師而死我若拂其請何以求為諸侯盟主

子產必先問向戌將  
平晉楚以弭兵故發此  
論不然何以別知之確  
確乃爾

三四層作一筆寫句法  
曲而勁

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

昧猶貪  
冒也

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

使楚得  
志而歸

得無大害  
於鄭意

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豐

豐動也

言鄭之欲使楚戰者皆豐勇貪名  
之小人不過欲足成其所尚而已

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

非為國家計  
久遠之利也

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

聖王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胡傳云君失信而國無刑  
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胡傳云其稱  
弟罪衛侯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鱣出奔。

晉

專國

獻公患  
其專

免餘衛  
大夫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

一路語意心實要做口內  
怕做作婉商以待免餘敏悟

有政由甯  
氏之言

恐伐之亦  
未知必勝

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

此傳衛侯殺甯喜及弟  
鱣出奔事以殺喜為主  
子鱣亦因殺喜而出也

近篇以死餘為線索然

祇逆也適徒取無信

○口氣

殺喜雖作難於免餘而

之惡名不知止也

○便認承要

實授意於公開手將公

極鬆

做以快君心

慮之提明已立一篇之

無地及臣

皆衛大夫

主而於免餘口中則曰

無地及

言公孫

公弗與知是明知而故

臣何非

而父子皆為余而死獻公

縱之也於子鮮口中則

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

出時臣之父為孫氏所殺

曰納我者死是明言甯

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

亦衛大夫

喜之死唯公實主之也

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

以衣衣甯

未毀兩寫與邑使卿是

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

以股枕喜

明明寫出免餘能殺甯

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

乃行會盟為明年不惡奔傳

喜為衛侯極得意之人

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

無章成

而衛侯之殺甯喜不過

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

不明也

假于免餘而惡名終不

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

治國

可掩也是一首綿裡針

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

鮮以

文宇

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

鮮寄託於此

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而

何以沮惡

謂甯喜復獻公

使人讀之多少不平

何以沮惡

○良心話故

○少伯扁舟五湖只為

何以沮惡

曰將誰愬之

君無信故遂不流文種

何以沮惡

我實使之為也

○少伯扁舟五湖只為

何以沮惡

子鮮乃留止使者而

君無信故遂不流文種

何以沮惡

與之盟以誓不還

○少伯扁舟五湖只為

何以沮惡

木門晉邑子

君無信故遂不流文種

何以沮惡

鮮寄託於此

○少伯扁舟五湖只為

何以沮惡

與之盟以誓不還

君無信故遂不流文種

何以沮惡

與之盟以誓不還

之誅緣能見機而作也  
子鮮忿恨而去迹同而  
見稍差耳設不幸不為  
母弟其能免爾甯喜乎

木門不鄉

去声 怨之深也  
既仕而廢弛其事  
獲不臣之罪也

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

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

從之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己  
以對君非以不才見棄此意

將誰

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

將誰愬乎實有一種說  
不出苦衷蓋既受責友  
之名而又不敢彰君之  
過也字字傳悵恨之神

終身不仕公喪

平声 青脫  
禮日月已過聞喪而追服謂之稅獻公痛愬子鮮故為此以喪之稅即總  
也喪服總纓裳縷細而稀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

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

位本卑而有上位之  
祿此召亂之道也

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

受三  
十邑

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

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

太叔  
文子

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前入國讓文子今使之  
為卿徒以免餘之請故  
也乃字寫出他勉強神  
理來

甯喜之專前不實寫只  
於此處略補一筆又即  
借以刺衛衍之隱衷字  
無虛設也免餘亦可以  
無目睫之譏矣

二十七年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

杜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滕邾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歆而書先晉貴信也○林晉楚始同主夏盟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於是始則是南北分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於漢梁而無君臣之分於

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

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會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至鄆陵則

人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

齊主諸侯至舉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武之偷也孔子曰庭燎之禮自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自趙

夫盟于宋

晉趙武 楚屈建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

弭息也

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

○此便暗藏偷字在心

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

蟲之蟲 害物

之蠹小國之大菑也或將弭之雖曰不

而以弭兵之言召諸侯

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

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

新丁巳專史責

襄公下

二十三

曲禮

○此篇傳宋弭兵之文確是絕大之文絕大之事本應錄其完璧庶見作者苦心因繁劇不得不從刪即評論亦不能概遵馮陸原本

首一段敘向戌合諸侯諸侯許盟凡十四國以四大國為主而四大國又以晉楚為主楚又以晉為主以書先晉也如此蓋見楚不肖先歆

通篇原以趙孟為主子木為賓向戌為事之發端叔向為事之贊襄此又一篇之布置也



以為難而欲弗許

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

齊國之民必以我好兵而皆攜離矣

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

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

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刪去五月趙武至至子木謂

請使諸侯昔時從晉楚者更相朝見

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

不能服而使之

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

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

則我亦請齊以來朝楚

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

駟傳也以趙孟之言往告於康王

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

猶云除其他小國請開齊秦從交相見

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

第二段敘各國大夫及小國諸侯陸續至筆亦排募○從刪

未盟時兩邊私下成言而又盟以齊言看子木特出難題被趙孟一駁而楚王俯以從之矣筆法可想

子皙楚公子黑肱也先要齊其言至盟時不得復爭奪猶云講定意

各諸侯皆以藩籬為

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又刪去三句以藩

營不築軍壘 晉處藩之北楚處藩之南諸國在中故為處偏

荀盈

氛氣也言

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

楚有襲晉之懼及於難○難氣故曰甚惡 當讀去聲

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息可左還入於宋東門

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

甲在身中欲因會擊晉

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

州犁楚大夫

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

楚氛之惡何見虛景故強為落落衷甲則實有其跡矣能無動乎

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

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

但求利濟 ○玩此三語咀華其事而已 評論似乎中窾

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

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

但求逞志不務守信

在心為志發於口則為言

與人為信必假

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

明華謂衷甲乃是虛張聲勢以恐喝趙孟使晉不敢與己爭耳非真欲因會擊晉也昭元年卯午言於趙孟曰子木詐晉而駕焉蓋事後思之始恍然悟也子木此時妙在連自己心腹都瞞過晉人安得不墮其術中

言以 信著於人乃 志言信三者具 信亡則志不立矣何以及三 出見 得成其志 所以安定其身 年乎為明年子木死起本

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

叔向語凡作四層第一層暗承上令尹將死一段議論第二層暗承上望信來服一段議論第三層明承上左還入宋一段議論第四層明點醒弭兵本題結出一篇大旨此借叔向口中將前文一一貫串為下文煞出皆有信也張本文字警策之至也

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

假使微賤之人一為不信之事猶不可 立於世而盡踏其死單盡也斃踏也

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

而不信 必不能有 言為弭兵而盟而又劫兵 於會好 勝於人 於會是楚人口食其言尚

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

不自以 為病 而欲行詐 以成之

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

諸侯其將誰 是反自害矣 肯從之也 何能害我 守信為楚所病因 左還而入宋城

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

夫指宋也則宋必 我與宋 則力可加 致死力以助我 齊致死 倍於楚也

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

音扶 周註猶云又 不必慮此 稱舉 也

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

庸功也晉獨取 信故云功多 因交相從之言 武子恐兩事晉

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

勢則賈賦重故欲比於小國恐叔 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 三國各請一 小國屬二

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

第四段正寫盟事以書法斷結為一二大旨歸宿

我魯欲視邾滕不過為

邾滕亦願有屬 遂甘心不與盟

私屬於 大國

苟且偷安計豈振國疆

人請滕皆不與去聲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

不可從且假以公命尤

何故視邾 滕之小國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

非理矣違之何損強同

我魯視同 宋衛可也

宋衛義既洽而理亦明

○經但書約及諸侯之大夫而去其叔孫氏 何也言違悖公命故也舊註穿鑿義不甚顯

叔孫烏得有罪傳以經

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

不書族為違命故似不

爭先 敵血

合聖人大道為公之說

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去聲晉者也楚人

矣會盟同地諸侯之大

是楚為小國 不得匹晉也

夫且略又何必拘叔孫

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

豹之不族哉吾力為經

文亦以變而入妙矣

友辨之

盟以齊言已兩邊說及 及至臨時又出一番爭 先議論事以變而若驚

言信說盟前事此乃言

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

固不可紊然信德亦是

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

相倚而行者也言乃德

尸主 也

之枝葉德實信之根本

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

無德而徒有信其能必

小國主 辦具 楚欲尸盟自同於小國任晉 之細不亦可以從其請乎

諸侯之服乎通篇只出

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

色寫叔向一人而趙孟

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

之偷隱躍形諸言外

耳

正義曰盟法大國制其

新丁七傳九賈

言小國尸其事此盟爭

二十七 由江書屋

先歆不爭主備叔向欲

趙孟下楚假此以勸之

耳

第五段敘趙孟子木二  
人論范武子之德 第  
六段敘鄭伯享趙孟於  
垂隴鄭七子賦詩言志  
此兩段閒文渲染俱從  
刪

大夫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

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

之外。

二十七年 宋向戌請賞

向戌為 誇合諸侯 欲加厚賞故謙 左師官 弭兵之功 言請免死之邑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

向戌以賞書 示司城樂喜

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

大國所以時 庶幾知所畏懼而後 上下相慈愛和睦 能慈和然後國 家賴以安靖

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

以聽大國 之命令 此小國所 若無兵威則生 驕縱而不慈和

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

驕生則禍 禍亂至則 滅亡隨之 此小國所 以傾覆也 五材金木水火 土皆天之所生

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

以與斯民 兼並用之 五者原不 可廢一 兵為五材之金 古人設 誰能去而不用 立兵者

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

所以警不法之徒而 明國家之文德也 如湯武弭民伐 罪而以兵興

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

索然矣史家褒貶往往 見其意於彼而沒其文 於此成美揚善之旨固 其一斑耳

○子罕語分三層先言 兵之不可弭兵弭則國 無可立次言兵之所由 設設兵正以治亂持危 也三言向戌罔上行私 罪不容誅焉敢求賞而 弭兵之為害不淺矣想 子罕先亦未曾想到因 晉楚之從交相見與楚 先晉故慮及後患之 莫可救療也按其語意 有切齒不可明言之狀

即向戌亦是箇聰明穎  
悟人聞言而即辭殆自  
悔既行而不可挽回也  
故於朝楚時與魯之朝  
楚大相反由此知二子  
皆可謂宋之良大夫也

如桀紂身弑國  
亡而以兵廢

德刑禮義是為興為存為明之術  
驕淫暴虐是為廢為亡為昏之術

畏兵威則必為德刑禮  
義之善不畏兵威則必

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

為驕淫暴  
虐之惡  
今子為會求  
弭兵以去之  
豈不誣罔設  
兵之意乎  
汝以罔道  
欺蔽諸侯

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

國家縱不大討  
汝罪亦云幸矣  
而敢更  
求重賞  
其貪無厭  
莫此為甚

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

子罕乃削其賞  
書而投棄之  
向戌聞子罕  
之言遂辭邑  
向氏向  
戊之族  
司城子  
罕也

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

言我以罔功受  
賞有取亡之道  
我以義是存我也  
莫大於此  
豈可背而  
攻之乎

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

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

能王直道  
不阿向戌  
又引逸詩云何以  
愛恤而規儆於我  
我其收此言  
以為藥石  
美其能聞善  
言即改過

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二十七年 齊慶封滅崔氏

生二子而其妻  
死偏喪曰寡  
事見二十五年娶  
姜必在是年之先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

無父曰孤棠無咎姜氏前夫  
棠公之子隨姜人崔氏家

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

此篇是崔杼弑君結局  
不為國法所誅而即為  
羽黨所滅嘆彼蒼假手  
之巧而文墓畫特工

新訂左傳卷八

卷之二十一襄公下

二十九

齊慶封滅崔氏

有惡疾不能繼崔氏後

請居崔邑以終老

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

宗邑宗廟所在

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子曰崔宗邑也必

宗主謂崔明

疆成之同母弟故俱怒而將殺偃與無咎

夫子謂崔子

在宗主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

一身之事子謂慶封

聽從其言

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

凡崔氏諸父諸兄皆莫得而進用

我大恐彼兩人貽害於夫子此告之

故敢以

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

**崔** 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今在濟南府章邱縣西北二十五里俗名古城

慶封以成疆之言告盧蒲癸慶封屬大夫

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曰彼君

為子所弑故曰讎

音結反

彼指崔君指莊公謂慶封何必以彼為

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

病猶言不關你事

崔慶不兩立崔敗則慶可興而專政

成疆又來告

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

言苟有利益於崔子

必辭去偃與無咎

若有他患難我必助汝

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

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

左翼崔杼專政慶封欲得而甘心久矣適有家禍因而斃之崔薄慶厚特決於盧蒲癸一言而成以崔攻崔如屠羊豕無非欲當國耳崔既冰消慶旋霧散崔慶一也竟成讖語髮種種者亦不免焉逞盡機關只做一場春夢為之鼓掌稱快

○應卦爻困于石往不濟也

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

圍人養馬者

寺人奄士也

有福猶云祖宗有幸

止禍余一身猶可恐

圍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

滅家

言如一家

成疆何敢如此

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

○應據于葵藜所恃傷也

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

堞短垣也築短垣圍其宮聚其眾而守之

音牒

攻者不勝

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

棠姜經死

滅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癸復

變為崔子御而歸

○應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經死

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

○了結崔子隨帶起慶封

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

當國。

○此昇一篇異報錄作者極意摹寫字字爽利令讀者擊節稱快拍案驚奇想見當日閉門中興景况而今乃無噍類吁豈非自作之孽哉向使從陳文子之斷占而畏而不取則君臣俱泰而宗社又安矣一淫之為害其慘毒如此噫可不畏乎



十二月甲寅天王  
尊子景王賁立

楚康王卒  
子剌敖立  
羅王二十八年  
十七年

仲孫羯如晉

去年諸侯同盟於宋以弭兵魯屬晉欲朝楚故先告於晉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蔡

蔡昔歸楚今因宋盟亦朝晉鄭久服晉今因宋盟亦朝楚游吉子太叔也漢水游吉至

侯之如晉也鄭人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

遣大叔還歸宋盟良嘗在會此云君實親辱猶云許定親來也

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

謂傳車也使人問鄭君應來朝否而以晉之言告於鄭

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

周云彼用盟詞來此亦用盟詞往針鋒相對楚君之命將以弭兵為小國之利

子太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

而亦使小國解兵使服田力穡以鎮撫民人使歲時行禮以承受上天之福

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

憲法也

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

使我來聘用乘皮束帛不易言當饑饉故鄭君不得來而使下臣聘問楚之執事

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

○子太叔語小國之望以上單就宋之盟句發揮道理今執事有命至唯命是聽單就君實親

此篇本為經仲孫羯如晉作傳卻只一筆點過下竟將游吉如楚往還詳敘一遍又以神靈語作楚子將死之證不辨其為孝伯附太叔為太叔附孝伯可謂借他人之酒盃澆自己之蠟燭者矣

為宋盟故如楚是當日一件極沒奈何事然卻據有成言駁閃不得詳敘太叔往復以見辭令雖工終究強他不過不如老實告晉如楚之為省氣也開手直點為宋之盟故云云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辱句發揮道理兩層中  
以寡君使吉聘於執事  
作轉輒無乃以下又將  
宋盟一句合並總結前  
兩層委曲徐紆後一層  
抑揚頓挫楚人只說兩  
語不料太叔有許多辭  
令折服雖亢而不失於  
激子太叔美秀而文於  
此可見矣

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

○守 去声

親自來朝以逞快楚君之心執事之命如此

言汝小國大夫何得于與楚國之政令

必使汝君

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

我鄭國正有仰望於楚君

敢不聽楚君欲親自來朝之命

但不合於盟書所載將利小國之言

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

是失楚君字小之德

失德則諸侯皆楚為不利言執事不敢斥尊也

我小國所懼正在此

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

若非以此為懼

豈敢畏勞而不一來耶

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

國政君德

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

貪求小國朝已

以逞快其圖伯之願

欲享長久豈可得乎

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

地雷復

山雷頤

此復上六爻辭也復返也陰極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

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

今欲得鄭朝以復其願

而不修德

失道已遠無所於歸

是謂迷其復道者也

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

勸鄭君其往楚

言楚子必死君往楚因而送葬以悅楚心

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

未段亦頓宕有風調雅與前稱筆墨固以不雜為工

幾近也蓋以復封上六有十年不克征之辭故云

我鄭惟休息百姓而已

鄭大夫

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

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

附載此語見太叔之言可信一言人事一言天道說楚並及周者理有固然文亦饒有變化

音卑

寵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

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

傳故備舉以示鳥路之楚子產相

卜占惟人所反

鳥路之楚子產相

二十八年 冬齊慶封來奔

慶封當國不自為政乃以政附其子舍焉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

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嬖家

又與嬖交易其內人而飲酒數日

國人朝封者皆就見

實遷於盧蒲嬖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

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

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

氏之眾慶氏名之為賊者時封當莊公弑癸奔晉因得賊反遂臣事子之國故使亡人執賊來告而後反歸子之寵愛之而妻以女子之即慶舍

結遷實易內直伏結富

舍總提後文作兩番丁

上截又分四節首節封

三十四

由江書屋

此傳慶封出奔事以慶

封為主舍乃虎而翼也

作兩半讀在文子慎守

截前是彼慶封淫昏伏

慶後是彼癸何乘慶討

賊末段正敘出奔事以

穆子語斷結通篇步步

寫步步伏步步卸步步

結是一首極花草文字

是一首極仔細文字

新丁之傳九讀

字淫字之根國遷朝焉亦為諸大夫不平伏脈乃一篇之冒也次節敘癸何之壁為擊刺伏線三節敘尾雅之怒為抽筋伏線四節敘慶氏欲先作難而晏郭詭詞不從陳氏幸災樂禍前半總為後文起本一一部署已定後半便可隨意變動錯紆也

誅慶全虧癸何卻亦賴諸大夫協力然陳鮑樂高中卻以樂高為主即癸何一人亦以癸為主看其鈔法詳略然甚細甚

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音避下同宗何也曰

言是他我又何必避之要妻我

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

宗之當避乎便生計較莊公弑王何奔莒癸既反而臣於慶氏故又言反王何而共臣之欲相助為莊公報仇

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

腰戈親近兵杖者舍不知二人欲謀害已乃使二人執戈先後以自扞衛也不知費了許多委曲謂公家供卿大夫之

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去聲後之公膳日雙雞

常饗人治飲食者家鴨曰膳膳鶩以鶩更換雞為供膳御者進食之人泊肉汁也饋餉也饗人御者欲減其膳以激大夫之怒慶

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

肉而以其洎饌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

蒲嬖盧蒲嬖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

慶封使析歸父告平仲欲與共謀害子雅子尾觀此則平仲乃慶黨也嬰答云我之兵眾不足

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眾不足

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

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

子家即析歸父言子既如此周以子之說何必盟誓為慶舍似非子車亦齊大夫慶封以謀二子之言告之

我之才知不足用以慮事慶氏之謀我不敢洩請為盟誓以自明慶如虎實是庸愚

子子既如此周以子之說何必盟誓為慶舍似非子車亦齊大夫慶封以謀二子之言告之

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

言凡人各有材能以事其君

此非佐之材所能為也子車名佐

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

桓子名無字文子之子有禍亂

吾其當得何物

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

時慶封有此末積於六軌之道

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

以龜兆示慶舍

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

詭言攻備請問其吉凶

主殺戮見血

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

○從川反

請於慶封

封田於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

乃許稱也

請使無字歸

季即慶封為無字卜母疾病

○按傳凡言卜茲無不應驗此

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

而不靡何也

無宇奉龜哭泣○奉音捧

嗣慶封之族

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

子家慶封字

秋祭曰嘗言必於是時起禍

可及猶云可治

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

即慶嗣

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

按愚思子息云禍作必於嘗或者矣何亦有洩

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

唐錫周曰二慶難敵既顧封又顧舍未免手忙脚亂作者先將慶封田萊安放一邊用全力去寫慶舍然後繳到慶封心靈手敏作史聖手

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

○兩番示兆當面使乖弄巧伊父子彼昏不知於時政由慶氏自是視舉朝人如草芥而不知舉朝人亦視慶氏如嬰兒惟懼其啼泣之難撫而正不待其啼泣而即管之也

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

新訂左傳卷之八十一

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

二襄公下

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

三十一

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

露處又云幸而獲在吳越必某地與吳越接壤就近而逃耳不然子息何能一概前知

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

戕壞其舟楫發折其橋梁使慶封不得還以救難

姜慶舍之女盧蒲葵之妻

○此一著幾乎失利

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

夫子謂慶舍 ○周云與夫謀父恐未必然或姜見癸舉動蹊蹺故以此語之思為全父計耳其如不聽何

之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

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

涖臨也臨 ○父弗聽無悛志于弗聽曰誰敢豈莊公之冥助歟抑天欲奪其魄歟春秋弑逆賊臣從未有如崔慶之報應不爽者

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

至公所

為祭

上獻先獻者

遂如公麻嬰為尸慶集為尸為上獻盧蒲癸

廟在公宮之內舍恐有變故以私甲環公宮以自衛

王何執寢戈慶氏以甲環公宮陳氏鮑

國人牧馬者 ○突出一注樂事正合慶氏故智一成慶氏之為優俳之戲 一敗關係由人寫來特地奇怪可愛 兵士

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

○士亦嗜 優在魚里士往觀之 ○劉炫以為國 變子雅高子尾陳人從旁為優引行至魚里亦通 須無鮑國四家之

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樂高陲鮑

徒眾介因也因慶氏之士所釋之甲 ○按晏 稱椽也扉門扇也以 郭一家必未與謀傳故先敘入慶氏黨中 稱擊屏三次為號

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柄擊屏

按左氏敘滅崔慶事另具一種尖穎躍脫之筆想是與酣墨飽暢所欲言那管旁觀掣肘展卷數讀雖作者之幸事乃千載之幸事也太史公敘誅諸呂與致筆意正與此同

斤丁二五身八責

卷之二十一襄公下

三十七

自江書屋

左翼云崔杼之惡一慶封去之而有餘樂高鮑

國可不動手崔杼死慶封之勢愈橫不合諸家

以攻之勢不能敵然無人以爲之開則討亂無

主而事不得成盧蒲癸反而提線有人矣激烈

公族連結卿貳解散兵甲元兇于是授首癸真

深心大力人也篇中盧蒲癸時隱時見而無處

不有癸在內獨憐慶舍于癸寵之妻之信任已

至而癸必手刃以報莊公之仇則莊公之于諸

勇士恩寵何如也設移所以待癸者待賢人

君子其得國士之報當何若哉

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

裴屋棟也慶舍雖傷重猶能接大廟之椽動於屋角

左肩猶援廟楹動於費以俎壺投殺人而

繩即美二人皆慶氏黨

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爲

祭時公亦在廟故陳文子以公歸宮

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

自田而歸

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

陳鮑在公所故

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

美好光澤可以照人

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

竭民力而爲車人所困瘁宜有出亡之禍

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

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池廣也遠散所祭不恭也

也叔孫穆子食慶封祭穆子

茅鷓逸詩刺不敬

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鷓亦不知既而齊人

責魯不應收慶  
封封遂奔吳  
勾餘吳子夷昧也以  
朱方之邑與慶封

朱方顏思古曰漢丹徒縣吳朱方也唐為潤州治宋改軍名鎮江徽宗升軍為府明為鎮江府今仍之皆以丹徒為附郭來讓奔吳吳勾餘與之朱方聚其族焉而

封在吳亦如在齊之富

居之富如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

既奔吳矣以魯語作結所以結來奔本題也

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

○以天字作結關照通篇妙絕

殲盡也崩之也天欲聚而盡滅之昭

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矣其將聚而

四年果為楚子所滅

殲旃

附錄崔氏之亂喪羣公子及慶氏亡皆召之而反其邑與晏子六十邑弗受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雙于北境求崔杼之尸將殲之得之齊人遷莊公殯于太寢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按滅慶氏而復戮崔杼尸者以見討慶非為崔也此論極正至於賞邑則不公矣於何主謀滅慶氏助之者樂高鮑國於時晏郭絕無表見即或不右慶而亦未必能左袒於奈何反厚晏郭而薄樂高並泯鮑國而無矣功高者不賞尸位者受祿傳文殊不可解而後之儒者往往謂晏子辭邑為萬世之藥石作者之垂戒深矣夫獨不思衛之免餘宋之子展皆辭邑以遠害者也鄭子產楚子木其辭邑者有功而不伐者也至若歸餘邑於公而深切貴而能貧之戒如伯張者其遠慮尤出諸賢之上也若類無功而賞之非所有而辭之此固情理之平易而絕無奇特者何取乎如桑何者不特為雙寺之良士抑亦千古之義人也嗚呼胡為湮沒而不彰乎



黃崖榮陽宛陵縣西有黃崖水

林曰諸夏之君旅見於楚始於此是故書公朝王所以見王業之衰書公如楚所以見霸業之衰也

經注黃水出泰山南黃泉流逕華城西又東南與上水合即春秋所謂黃崖也今在新鄭縣東二十里有黃泉

二十八年 十有一月公如楚

盟宋在去年諸侯會好弭兵

宋平 陳哀 鄭簡公

此篇以公如楚為主前論伯有是旁筆後敘宋公是陪筆起手一行凡有五侯文於陳許全略於宋鄭則以鄭伯不在起以宋公遂反收首尾相陪於公則過鄭及漢欲反遂行凡作四提撥賓主詳略安頓勻密妙不可言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

襄公道 經鄭國

已先 即良 廷往 如楚 香也

楚公過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

叔孫 豹 言伯有不愛戮

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

必為鄭國害

何以承先世之業而侯守其家乎

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

我伯有賦性汰侈則知憂國恤身前此以賦詩慢趙武不復以不敬慢魯公滅門之禍夫何開然穆子可謂先覺者也而左翼謂宋之盟非伯有本意茲之不敬蓋不滿公之如楚也云云殆非也夫深慮宋盟之失者惟宋子罕獨具遠觀彼為窟室而夜飲者何曾曉此

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

薦宗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為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正義曰女將行嫁就宗子之家教之以四德三月教成設祭於宗子之家廟也

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及漢

叔仲帶也 言我魯之朝楚原為楚國而來

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

豈單為康王一人

宜往 楚也

言君子方慮及遠謂昭伯

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

我小人但從其近者

目前饑寒尚不能恤

誰暇恤其後哉

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

新訂左傳十八賈

卷之八十一 二 襄公下

四十

由江書屋

按公欲反公遂行三字起三字結中敘四人作波瀾兩人議兩人斷議者相承而相反斷者語異而意同俱用也字作宣暢之筆而高低互見尤妙在穆子雙承雙斷

一揚一抑成伯單成雙

縮揚中寓抑如此既無

偏枯之病亦混平板之

跡何等細密未又拖宋

一段作賓以宋公之反

觀魯公之行以向戌之

論觀四子之論而向戌

又以一人兼兩人語水

乳交融匯成一片而兩

君行反之是非終不得

以優劣定也此種局勢

集中亦屬僅見神化天

工

○觀向戌此語出乎爾

亦反乎爾是其聞子罕

之言而悔倡宋盟之失

策矣

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

言未識遠

榮駕

亦以昭伯之言為是

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

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

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恤民，待其立

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且待楚立新君而後為之備

○二句同 惠伯語

○二句反 昭伯語

楚邾敖 衛獻公卒子惡 吳子餘祭為闢人 麋元年 立是為襄公 所弑弟夷昧立

景王 二十九年

公留於楚者七月

夏五月公至自楚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

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

之。康王之子

楚邾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

之弟

之弟

之弟

之弟

之弟

之弟

之弟

之弟

此為公至自楚作傳凡至皆危辭今至自楚不危於楚而危於見疏之臣自非動心於式微襄且先昭而不入矣文以中段為主前段從子羽之論令尹引入末以公治之深疾季氏終之蓋明以季氏為魯之松柏而公治所以滿肚皮不台時宜也此作者連敘之微旨坊本或截其上

斤丁二二身其責

卷之二十三 襄公下

四十一

曲江書屋

或載其下皆失之矣

公孫

言楚君弱令尹

臣既強盛必致代君蕃昌

殖生也為昭元年圍

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

弑邲敖襄公自起本楚還

取下邑公治季氏屬大夫武以自益子使之問公起居

不殖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下使公治問

璽印也以印封書追公治而與之以致公不令治知

書之

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下者將叛臣帥

故敢以此事告於公皆飾辭也

致季氏使命與書命而退也

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

及舍館而後聞武子之璽書中辭誣下反當取欺公

言季子欲得下而欺我言叛也但與與

退及舍而後聞取下公曰欲之而言叛祇

字義同言猶見其疏我也

公如楚武子居守乃擅自取立無君極矣公故恐亡亦難入國

見疏也公問公治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

以卿服元冕賞之

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冕服固辭強

畏武子拒己

榮擗風式微篇義取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微弱也

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

致納也本從季氏得邑故

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

不入季氏之家

言季孫欲取下以欺其君何必使我往使

季武子若就其家見之

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

公遂葬至墓而季武子安坐取上下欺其君下欺其臣分明做出松柏模樣公治生不入其家死不受其葬既不忍以草處公亦不甘以草自處也通篇以公治為線索亦得但不如以傳台經之尤有主腦耳

左翼云魯之有季氏猶楚之有子圍也強臣悍族彼此一致所云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者有同概矣各各散去自有一種聯絡不必以中段為主用令尹作季氏引也

○此篇文字無甚奇特錄之以誌季氏僭竊事實俾學者得廣才識耳

公治則言季氏  
政事亦如前

武子若  
不來見

公治則終不  
言季氏政事

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

言公畏季氏而  
賞我非以我有

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

德而後  
賞之也

不義季氏欺君生不  
人其家死不受其葬

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二十  
九年

鄭印段如周會葬

不書葬  
不葬

弱猶愈乎明明祇周不  
如楚下引詩卻轉一語

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

云魯楚正所以衛周詞  
令之妙經左筆而其舌  
愈圓

言宜卑年少  
於禮不可往

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

與其無  
人往

雖弱不猶甚  
於全無人乎

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

盬不堅固也啓跪也言王  
事無不堅固故不暇跪處

我之堅事晉楚正  
所以屏蕃王室也

○見得周亦不  
供王室之事

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

亦何常法之有○卒見  
天下不知有其主矣

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左翼云以朝楚之故致  
王事幾曠視周不如楚  
宋盟之害可知○愚按  
春秋以來諸侯畏晉楚  
如雷霆視周京如草芥  
王事曠廢由來久矣豈  
特宋盟之害哉

二十九年

晉侯使女叔齊來治杞田

○晉平公杞出也先使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城杞已為非禮至是又使人來清魯所侵杞田歸杞亦非禮也

女叔侯即女叔齊為晉司馬

魯不盡歸其田歸田少故不書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

悼公夫人平公之母杞女也

愠怒田不盡歸曰叔齊必取貨賄於魯國

設使先君悼公有靈

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

不尙叔侯之取貨

平公以夫人之愠告叔侯

不尙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

八國皆晉同姓而晉滅之於是晉稱大國

晉設若不侵小國將何取以大其國哉以言魯

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

所取者僅杞之田也

晉自武公獻公以來

兼并小國亦甚多矣

夫誰得尙晉而治歸其地以言魯侵杞田晉不當治也

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

杞乃夏之後故曰餘

而即東方之夷習其禮俗言非若姬姓之國之親也

魯為元聖之裔而又親睦于晉言晉當親之貴之也

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

晉能以杞之土地加封於魯於理猶可

而何有盡歸其田之事焉

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

以杞對魯高一層跌落歸重到何必瘠魯以肥杞文意回環曲折有力

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

史官紀事不絕朝聘之書

晉之府庫無月不受魯貢

魯之事晉如此可謂至矣

今晉又何必割魯田以歸

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

周云若云取貨則晉取貨多矣

周云若云當治則晉那能退得許多與人治字於客位一點

從杞轉出魯卻用對句作開合承上起下極有開架也

母寧焉用皆反掉文法語氣不了意味無窮

在亦

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母寧夫人

肥是瘠瘦魯而肥大杞也

母寧怪夫人之所為非禮

焉用責老臣而譴之

而焉用老臣

公羊云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也札者何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穀梁云吳其稱子何也善使

吳子使札來聘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

言徒能好善而智不足以擇人誠偽

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

純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胡傳云札乃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之為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也○當遵公穀為當理

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

昭四年穆子死於豎牛之禍想此時豎牛已得寵矣季子故以此語戒之

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

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之聲曲

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

然文王憂勤政事無怨怒之音矣

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

淵深亡國之音哀以思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憂思秉義不至於困也

衡鑑乃是一首評論公允實錄不過借來聘作引起耳試問中原能得幾許如此人者作者按

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

部就班不假穿鑿而其  
工正在不穿鑿也方是  
真正文字集中亦不多  
觀唐錫周謂篇法與重  
耳歷諸國彷彿相似信  
然

○經書來聘聘魯也因  
魯備六代之樂故欲觀  
之以廣見聞觀止即當  
歷聘他國以成君命一  
律事實一筆寫來絕無  
奇特故起手直提中閒  
直落末後直收極平極  
正無有軒睡不必拘泥  
評敘聘魯作穿鑿解也

援吳處南夷不通中國  
莫知華禮自成公七年  
晉使人通好於吳結以  
弱楚時尚未與列國交  
聘問也至今年始聘始  
齊始君臣並見而禮樂  
會夢夢矣季札欲觀周  
樂乃其素志故一來輒  
請得聞所未聞見所未  
見而滿腔歡欣鼓舞之  
情發見於語言稱謂之  
際如月到天心風來水  
面無非自然景象並不  
賴天工也奚假人力

康叔武王弟衛始封之君武公康叔九世  
孫言我聞二君德化入人之深故能如是

是以聽其音而得  
識其為衛風乎

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

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故其  
詩不得入雅而同為列國之風  
宗周隕滅故民憂思猶有先王遺風  
故民不懼此得非東遷以後之詩乎

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

言其政事  
煩碎太甚

國人不堪其命

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

聞其音而知  
其不能久

泱泱宏  
大之聲

言其風  
化宏大

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

能表式東  
海之國者

得非太公  
之德乎

言其政  
將復興

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

爾風列於國風之終時未  
經夫子刪定故次序不同

蕩乎廣  
大之貌

其民樂於農  
事而不荒淫

得非周公遺居  
東時之詩乎

之歌爾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

秦居西戎汧隴之西自秦仲始有車馬禮樂  
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

夏有大  
之義焉

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

以西戎而有夏  
聲故為大之至

此得非周室舊地之音乎蓋秦襄  
公佐平王東遷而盡受西周之地

魏姬姓國  
晉人滅之

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

渢渢中  
庸之聲

今魏風多刺褊迫之詩言大而婉者未詳婉約也險當為  
儉字之誤也大而儉約其道易行而能以德輔之則可為

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

賢明之  
君也

唐風即  
晉詩

言其風俗  
憂深思遠

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

晉本唐堯之故地故曰有陶唐氏之遺民

何其詩之愛深思遠也

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

若非承繼唐其風詩何莫令德之後得至此

淫聲放蕩無所畏懼故曰無主

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

不久即鄭與曹二國之詩季子則此不復議論以其微也

小雅小正亦樂歌之堂

其能久乎自郃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

思文武之德無搆貳之心怨而不言此周德尚小之時乎

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

猶有殷先王之遺民乎故使周德尚未大○王云似論變雅杜註未確

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

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

熙熙和樂之聲其声委曲而有正直之體

得非女王之盛德乎

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頌者以其成功告成於神明極已哉

直者易至於倨傲

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

近者易至於倨迫於攜離

遷動者易至於淫蕩為人所厭薄

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

遇哀事知天命而不憂愁禮而不荒淫

用之不已而不至於窮賤志雖廣大而不自宣揚

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

施惠與人而無所損費

或有取而不至貪求雖復止處而音旨而不流放

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

始而終

○底雖常運行

○孔疏自直而不倨至行而不流之十四事皆

賢智之公子也哉

不貳怨而不言如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則言征伐也此皆宣王時詩故曰周德之衰乎王或菴以為似論變雅周筆峰以遺民為蒞伯家父謂小雅論變大雅論正互見之文即服虔亦以為此謂變小雅之數公論似皆未確唯華陽范氏曰二雅篇數多當時樂工或閒歌其一二季子就其所聞而評之也此論極當若云論變夫未

○孔疏自直而不倨至行而不流之十四事皆賢智之公子也哉

○孔疏自直而不倨至行而不流之十四事皆賢智之公子也哉

賢智之公子也哉

○孔疏自直而不倨至行而不流之十四事皆賢智之公子也哉

賢智之公子也哉

○孔疏自直而不倨至行而不流之十四事皆賢智之公子也哉

賢智之公子也哉



音有此意明王者之德也  
宮商角徵羽 五聲皆和 八方之 風皆平 八音克諧 節奏有度 無相奪倫 三頌之盛 持守有序 德皆同

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

○孔疏象箭與南籥各是一物南籥既是文舞則象箭當是武舞也詩云維清秦象舞則此象箭之舞故鄭注詩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是武舞可知其名之曰南其義未聞也顧氏炎武曰南籥者二南之籥鼓鍾之詩所謂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者也

所同也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

文王憾不及 已致太平 大武武 王樂名 言武王與周之盛如此

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

韶濩湯樂以其防護下民故稱 漢韶紹也言能紹繼大禹也 湯德寬 宏如此

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

懋於以征伐 而得天下 以見聖人處 世變之難也 大夏大禹樂○孔疏夏大也○鄭云言 能大堯舜之德○周禮註禹治水其德

猶有懋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

能大 勤勞治水而 中國不自矜其德 誰能修治其功 韶節舜樂名書曰韶 九成此蓋其總名也

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箭

其大如天之 無一不覆幬

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

言我所欲觀之 樂至此止矣

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

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

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

晏于餘祭嗣立○按餘祭立在一 十六年今已四年矣竊有疑義

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

俞云一句備三法其出 聘也離卻觀樂遙接來 聘是離按法通嗣君意 聘是謂明是謂補法下 適齊等俱從此生出是 謂捉法

孫云樂以觀德故每以  
德字貫聘以觀政故每  
以政字貫

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

蓋謂政將  
歸於陳氏

若政權  
未歸

齊之禍難  
未止歇也

難去也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

○因陳桓子原註未釋大抵因陳桓子  
好施國人多德之晏子因是納政邑

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

樂子雅高子尾  
難在昭八年

於樂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

繪帛之精者曰縞麻布之白而細疏曰紵吳地貴縞  
鄭地貴紵各獻已所貴○縞古考切○紵直呂切

伯有  
俗法

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

王或菴口虞夏商周之  
所以興聖人之德之妙  
列國之治亂以聞音而  
辨之當代卿大夫之賢  
才及其終身得失以一  
見而知之心慧識高學  
博辭敏春秋有二人乎  
左氏為之傳曲直揭其

胸中其繪其神物使其  
人如在目如盈耳而  
文字首尾論人直而婉  
樸而文中論樂悠揚頓  
宕看微香渺態如雲霞  
之恍惚無定調如絲竹  
之儼然成章嗟乎予于  
之賢尚矣苟非妙手誰  
與傳之

明年子皙  
果殺伯有

伯有死  
必得政

當謹禮  
以治國

政修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

遽伯 史朝之 剗史  
于文子 魚

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鮒

音秋 名刑字  
楚南 公叔  
文子

衛公族無子朝唯宋子朝  
仕衛此人然亦無足取者

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

戚孫林父  
所據之邑 林父擊鐘奏  
樂季札引之

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

凡爭辯而  
無德者

必不死  
於刑戮

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

言林父逐君得罪據威以叛

常自警懼猶恐不足

而何樂作樂

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

以喻所居甚危

克獻公卒而未葬

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

不宿而去

孫林父聞季札之言

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

季札去衛適晉

趙武

韓起

魏舒

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

晉國之政其將萃聚於三族乎其後韓趙魏果分晉國

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以向日

平公驕侈又多自賢其臣

諸大夫皆富盛

富必厚施故國政將散於大夫之家

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

汝為人好直言

當為保身之計以免禍難

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衛襄公元年

吳子夷昧元年

蔡世子般弑其父景公而自立是為靈公

景王二年

三十年

### 晉用絳縣老人

一本作三月

夫人杞國之女去年命知悼子會諸侯之大夫為杞築城今工尚未完故夫人以飲食犒力役者與眾也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

此是左氏故意弄巧文字於諸傳又別出一奇若老實說箇七十三歲有何光景且只四箇字

便了有何希字生發妙  
將年月日數數零頭拆  
得粉碎便說止許多數  
目竟不知有多大年歲  
在裡許是於極平淡題  
目做極新變絢爛文字  
會得此法賦海直得萬  
言矣

○不知紀年偏知紀甲  
于說話且突且附力食  
者那得有此利嘴必非  
常人無疑誰想一十六  
字謎驚動教人猜想  
遂成一篇巧怪文字有  
趣有味

師曠算歲教先暗說後  
明點中越算日數只暗

說文伯一直點出一萬  
六千六百有六旬將老  
人四百四十五甲子明  
白算出大家生情作態  
想見當日向朝說話光  
景相疑相訝恨老人不  
在目前也故趙孟頫問  
其縣大夫

更錫周曰合之為七十  
三年分之為二萬六千  
六百有六旬偏幻出四  
百四十五甲子偏幻出  
魯文公十一年偏幻出  
一箇亥字奇奇怪怪令  
人如觀蝌蚪文字瞳目  
吐舌不能指一辭也○  
又云若無起處癸未二  
字老人所云其季於今

○舊註絳縣人句無子句而往與於食句有與疑年句謂有與同食者疑其年之  
長○愚按絳縣人或句不知姓名也年長老矣句無子而往供役句亦于與於夫  
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  
人之食食亦去聲有以夫人之食與 老人曰我乃  
者見其老而疑其年使之言其年 力役之小人  
不知紀算年  
歲之多少

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  
○正月一日甲子杜註以為夏正三月 言已歷過許  
○愚謂無論夏周一年十二月有未  
多甲子日矣

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  
季末也猶落尾也其落尾之甲子日數至今日癸未  
日方只二十日甲子六十日一周是得三分之一也 ○此史或即是與食疑年  
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 音潮 師曠

魯惠伯會晉卻缺謀諸侯之事於楚者是老  
人始生之歲乃魯文公之十一年乙巳也

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

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

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

名其子七十二年矣史趙曰亥有一首六

身下一如身是其日數也

士文伯曰然則一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三之一也二句即杜元凱亦應闕疑矣後人如何詳解得出外開讀左但曉濃園密贊而要緊處少所發明令我憶當從中周四角之句也

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之來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以國家多虞度之事

○老人之賢即在使助為政辭以老兩句中見前之言年其智則巧矣未免近穢然雖見重於當事而姓名終不可知大抵魯史善忘故左公不能添設遂以或等紀之

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由用也

○老人之賢即在使助為政辭以老兩句中見前之言年其智則巧矣未免近穢然雖見重於當事而姓名終不可知大抵魯史善忘故左公不能添設遂以或等紀之

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乃以田與之

○老人之賢即在使助為政辭以老兩句中見前之言年其智則巧矣未免近穢然雖見重於當事而姓名終不可知大抵魯史善忘故左公不能添設遂以或等紀之

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使為晉君主衣服之官

王武子曰不過七十三歲幻出如此奇文老人奇也師曠史趙士文伯皆奇也然亦平耳及彼趙孟老人季武子之論晉國此事雖小可以見大矣

與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廢之

王武子曰不過七十三歲幻出如此奇文老人奇也師曠史趙士文伯皆奇也然亦平耳及彼趙孟老人季武子之論晉國此事雖小可以見大矣

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媮他侯也有趙孟以為大伯士文佐輔執政

○愚謂一路幻渺而來若無趙孟季武兩段整肅文字局散而事終誣矣此兩段乃作者精神結聚處不必執起伏照應格式以求之讀本有刪去魯使在晉一段者未喻作者之意也

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徒洛反

○愚謂一路幻渺而來若無趙孟季武兩段整肅文字局散而事終誣矣此兩段乃作者精神結聚處不必執起伏照應格式以求之讀本有刪去魯使在晉一段者未喻作者之意也

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我魯惟勉力以事晉可也

○愚謂一路幻渺而來若無趙孟季武兩段整肅文字局散而事終誣矣此兩段乃作者精神結聚處不必執起伏照應格式以求之讀本有刪去魯使在晉一段者未喻作者之意也

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鄭子皮授子產政

先是伯有執政侈汰子哲攻殺之繼而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授之

宿近 ○子產鑑伯有大國之失所慮在此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

為猶 治也 子皮名虎言我帥公族以所命

誰敢于犯 子之命命

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

子相善 相其君 無謂國 之六小 偏而國乃寬 則不受大國之

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

伯石公孫段也 有事欲使之也 以邑賂之 示不虛使

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

此篇敘子產為政開場以子產為政句作主首段授政作引末段從政作結中分兩截上截敘處伯石事下截敘處實卷事都鄙四語為政實事忠儉二句為政主腦乃一篇之中權頗似蜂腰格

起處一段便伏一篇之案後文字字照應伯石

豐卷應大族賂邑反田應善相事大孰殺之歌

應不可為誰其嗣之應國乃寬似此伏應於天造地設鬼斧神斤矣

○國小而偏族大寵多兩事雙提并重是子產治鄭大經濟所在然必安內而後可以制外故為政之初則務以服大族為先大族安則君臣一君臣一而強鄰亦莫敢媮矣此子產深明內外之有先後緩急也可以賓主分國小族大

國之羣臣皆 何獨使伯石 共憂國事也 而有賂焉

言人難得 無貪欲者

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

使人皆得遂其欲 而貪以治國家事 其成功 彼事有成豈非我執政之有成

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

而其功猶 又何愛惜 在他人乎 於一邑 雖與之邑 仍在國也

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

恐四鄰聞 之而笑 言賂邑本相和 順非相違悖

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

尤怪 鄭國史 志有曰 言人欲安 定其國家 必自大 族先

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

按非我有成其在人乎  
是以與邑智謀安定  
國家必大焉先是以治  
鄭本領惟其有此本領  
故能出此智謀後來許  
多事業皆自大處見真  
不似權術家徒恃機械  
籠絡人也必大大字切  
莫註歟

○若不補敘惡其為人  
一層則人皆疑賂邑之  
事非畏即私既抑其位  
又遂其欲德怨之施先  
擒後縱皆忠恕之極至  
安定國家之權宜也如  
此賢相古今能有幾人

按使都鄙等政與賂伯  
石逐豐卷皆為政初年  
時事所以安定國家之  
最大處而使都鄙一段  
尤為切要作者於此處  
另提以開下逐豐卷之  
緣由收輿誦之效驗總  
見子產有猷有守有為  
全不因人俯仰此作者  
所以敘其為政之初而  
并及其三年之效也

於伯石懼而歸邑則卒  
與之於豐卷奔而復歸  
反其所人皆是以柔克  
剛以寬濟猛非癡癡者  
所得藉口也

○伯有唯不能  
安大故馴良爭

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

以要其所成

聞于大叔之言而懼

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

伯石又請太史更命已

太史又命之

如是三命三辭

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

伯石乃受策命以入拜謝於君

惡其虛飾

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

畏其作亂故寵之

國都及邊鄙之車服尊卑各有等級

公卿大夫士各有服色

民田皆限以封疆及溝洫

己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

廬舍井田各以五人為伍使之相保

忠於國儉於家

隨其功而賜之

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

驕泰淫侈者

因其罪而辟之

○卷上聲

請田獵以供祭

子產不肯

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

鮮野獸○陸氏曰殺新為鮮

眾臣之祭但取足供芻豢而已

即豐卷

召兵欲攻子產

唯君用鮮眾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

○應虎帥以听一語

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

請於公無以子張之田里入公

逐後三年乃召歸之

反歸其田并及其三年所入之田租而亦與之

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

左翼鄭亂非子產不定  
人人知之然無子皮之  
授則不能核次而舉無  
子皮之輔則亦不能為  
所欲為也聞晉帥提子  
皮授政後云子皮止之  
而遂豐卷崇正却邪全  
賴此人管仲治齊天下  
不多管子而歸功鮑叔  
吾於子皮亦云

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

子產初為政一年

眾人為歌謠以誦之

因其定服制奢侈者畏法故蓄藏褚蓄也

○褚張呂反

因其正田封定廬井兼并者失志故怨之並畔為疇

與助也

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

為政三年

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

不奪農功能使我得生殖之

嗣繼也

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王或菴曰七穆皆強宗伯有死而良氏亡矣所存者室氏國氏駟氏豐氏游氏印氏子產木族既無豪強而空游印三族歸之所不服者豐氏駟氏伯石豐卷皆豐氏也二人處置得宜而豐氏服矣於是難制者惟駟氏一族而駟氏一族難制者惟子皙一人子皙鋤而鄭之內難平矣然一哲非豐卷比鋤之正不易子產真有無量功德用在此也然規模已定於此

景王三十一年

穆叔勸季孫善韓起

去年宋災諸侯之大夫會于澶淵謀以財歸宋賑其災患既而無歸于宋叔孫豹自會而歸

仲孫也去聲

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

○意謂會宋弭兵之盟趙孟重言於救宋災而言語苟且是無信也失信知其必死

不似治民之主

成二年趙朔死文子始生至襄三十年蓋

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

○此篇評論專遵左翼云不是痛斥趙孟總是言此人若死當早自防備以免諸患須大家督力振作一番一面講韓子君子一面又說他懦弱可知樹善是容易精神全在早備魯上晉君



失政云云最宜著眼既語孝伯又復自語季孫想見倦倦憂國意

年四十 諄諄煩 ○愚謂因不欲歸宋故語涉支吾又不便徑言背盟故言煩而意終不達也

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

韓宣子名起

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

可與宣子樹立交道之善

蓋宣子有君子之德也

晉平公無道將失政權

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

若不相與立善使周註謂魯當及至平公失政韓宣子早為魯備早自為備 政在大夫之家

韓起雖為政其人懦弱

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

魯不堪晉苛求雖欲事齊楚未有足恃也

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

魯其懼危哉

言無多且以偷安

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

言早不知晚

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

○語去声

而孝伯之語偷更甚於趙孟是年孝伯卒明年趙孟卒

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

亦如語孝伯之語

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

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

陸一變而至先王之道也誤解此句遂將穆叔一腔熱血付之流水並左氏文意亦首尾橫決矣舊注之不可從往往如是

左翼云趙孟將死政在韓子樹善備魯將早自為計不自語季孫而先告孝伯必孝伯與季孫情意綢繆言無不入且孟孫亦持國柄大家當共荷其責也韓子君子雖可以樹善而懦弱不能圖諸侯亦難託國使倖苟且孟子尚不以告滕文而况魯乎鄭雖最爾有一子遂能自樹立晉卒無如之何若不樹焉使早備魯語意趨重魯上備魯不者修德補

補結此段正見得穆叔誠議之精季氏不從所以自貽伊感

魯不堪晉求。讒慝宏多。是以有平邱之會。

平邱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

三十一年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

巳子野卒

公適楚見其宮歸而效作之

此周書太誓上篇文引此以起下文

二句猶云天從人願

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

今君欲從楚也夫

故好楚而作其宮

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

作承接末以不度之小事作印證結句斷昭公并帶斷穆子按其詞氣作者蓋亦有隱傷焉

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於楚宮。立胡

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

陸云作楚宮而薨與效夷言而死者將母同

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

過哀毀瘠以致滅性

齊諱也

卽昭公

卒。毀也。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

直由反

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

立庶子則必以年長者

諸庶子年同則擇其賢者

賢亦同則卜其孰吉

言子野亦非嫡

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

起論人後以論人回頌論理老成憂國之言

一襄公下

五十七

由江書屋

微知著不徒以達觀稱

妻之 其繼立者何必 且字 拘其姊之子 一宥

嗣何必姊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

○有嘉容謂自陰喜得立也不孝。已極故云鮮不為患諸註皆未詳。

不合 法度

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

○若字 一跌

昭公二十五年 果欲攻季氏

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

至葬襄公之時 昭公所著之衰服歷 五月而三次易新者

柩狀如燕尾綴如 衣旁以掩裳際者

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反。衽。反。如故衰於

○此其所以 有嘉容也

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

為二十五 公孫子齊傳

其不能終也

三十一年 子產壞晉館垣

公簡

以魯乘 公卒故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

不見 鄭伯

卑牆曰垣。高牆曰墉。由者。按 也。人所依阻。以為拔衛也。

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

士文伯亦名句 字伯瑕讓責也

言晉國不能 修治政刑

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

盡壞館晉責以寇盜莫 戒鄭只推以燥濕不時 其故只在留賓廢事未

音袁

襄公下

五六

由

一篇詰辨前難後解妙 在難中句句按人以解 解中卻文句句藏得難 在是極有機鋒文字

知見時上故開手特書  
公薨之月而以我喪未  
見伏一篇議論之根見  
有刪去首句者失其旨  
矣

○文伯語亦頓挫入情  
入理旗鼓相當只因這  
一段大話不實遂受了  
一肚皮酸氣不能再結  
若無此大言則以重儆  
邑之罪下大復何辭

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

來辱見我晉君者無奈之何

○令平完固也

里門曰開衙門曰闕衙同巷里

寡君者何是以命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開

中道 ○本是以隸人之垣羸諸侯也乃敢誇此大話反授人口實

無使客使憂虞盜賊

反閱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

雖汝鄭從者 ○一宕能自防戒 一跌

其如他國之客來向

○又追進一層作開

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儆邑

葺覆也繕治完固以草覆牆

所以待諸侯之賓客也

○折轉泛落

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

共應諸侯之命

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對曰以儆

○直斤晉人誅求見我來原有因實出不得已來也

不敢安居於家

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

盡索求鄭國之財賦

以隨時 ○見我來來朝會 并非空手

不得閒暇

居悉索儆賊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

又不得聞 ○無奈你晉君之命 總不見

未知所見 既不敢以幣在何時 帛輸納於庫

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

亦不敢以幣帛暴露於野勢處兩難

○先提明 使若早得輸之則此幣 帛為晉君府庫之物也 必壞垣

○言不

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

子產語兩層木以前一層為主暴露重罪不得不壞已在言下因他自誇盟主便將他家極好榜樣相形使動他珠玉在前之愧前面極力鋪張後面盡情奚落末仍以重罪歸併到重儆邑之罪作收煞此兩意一結之法若前不解留則後自不死於複矣

兩不敢極言其兩難兩其之以見壞垣而納車馬出於萬不得已此正

面文也

苟非覲  
面薦陳

不敢妄  
輸於庫

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

又恐雨暘不時致  
幣帛朽敗蟲蠹

○焉得  
不壞

重鄭不  
恭之罪

○王云折開一句  
妙上文情理已盡

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

一說壞垣則詞竭而責之不暢有  
此一宕地步寬展方可暢所欲言

公之宮室卑小  
庫下也又短也

○先櫬  
無作臺榭以  
為觀臺上有

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

屋為  
於諸侯之客

○轉出  
館來

其館無異  
公之寢室

館中有庫以收  
幣帛有殿以圍

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殿。

馬無不繕  
完修治

司空掌邦土故使  
之以時平治道路

去声

坊人以塗墻屋為役填塗  
泥使坊人以時泥飾客館

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坊人以時

宮室言其  
平日如此

及至  
賓至

甸人設火於庭  
庭燎大燭也

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

巡宮  
行夜

有所有  
安放處

賓之從僕皆  
有人以代役

巾車主車之官以脂膏塗其轄  
以利轉也一日鍵也車輪端鍵

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

徒隸之人與  
牧牛圍馬者

各瞻視賓客之  
所為以供其事

屬寮  
屬也其物以

轄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

待賓  
容

賓得速去  
則事不廢

○以前作許多襯托逼  
出此兩句反對未見

賓之憂樂晉君  
亦同其好惡

其物。公不畱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

事之得失晉則  
巡察其當否

賓有不知  
者教之

有不足  
者恤之

故賓在館  
亦潛在家

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

無寧寧也待賓如 故雖有寇盜不畏 ○將文公接賓之禮詳說一番  
此寧復有當患乎 雖有燥濕亦不患 打轉前二句下好接入正傳

無寧菑 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

銅鞮晉 ○對宮室 卑庶二句 ○按於字亦有作居字一解此於字或是以館舍  
而居隸人故趙文子亦曰以隸人之垣廡諸侯若

銅鞮反 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

謂舍如隸人舍 門既偏窄 天厲言水潦無時戒備也  
何以釋此於字 牆又屬限 ○林西仲指人馬受燥濕

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

賓見 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

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

○王云替他開一去路妙 ○大家都是同姓 若使我得見  
妙自己又佔一地步妙 何必因此不見 晉君而薦幣

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

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

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

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

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

一路帶辨駁透快盡致 而語亦太迫切矣忽用  
管筆一鬆而以薦幣修 垣輕輕掉尾極縱擒伸  
縮之妙而文境亦轉變 不窮 凡文字必有歸  
宿以薦幣應未見以修 垣應壞垣收拾完密首  
尾如一句此歸宿之要 訣也否則往而不返矣

音盈 其禮 加敬 盛設宴享 而遣 之歸

音盈 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

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

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

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

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

金聖歎曰前段文伯之悻悻後段叔向之津津俱是為極寫了達而設

晉於是改築館舍

言辭令之不可以廢也如是夫

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

諸侯之朝晉者自此賴有館舍

釋辭廢辭令也

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

大雅板板篇曰

辭輯和則民心協同

辭擇悅則民心安定

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擇矣民

謂詩人知辭之有益

之莫矣其知之矣

三年 衛北宮佗聘鄭 不見經

宋之盟晉楚之從交相也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

迂往也 ○此是子產擇能一次

過 鄭印段迂 勞于棐林如聘禮

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

即報印段

○先提子羽三人不見裨諶此見子產擇能二次而子產皆諶諶不露諶

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

得中間

辦事畢而出

文子與襄公言

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

○點明禮字辭由禮發禮綱而辭目也

暗藏能辭

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

王或菴曰文有入筆有出筆入者入吾意出亦

新訂左傳傳記 襄公下 六十二 由江書屋

此是兩截格全更有禮而所謂禮者又全在辭令故於起處點一辭字後半極稱其辭令之善結歸有禮因一端而詳其全體寫得極出色有精神

既以辭令為主而行人逆客時卻不載一語亦以此處載其辭令則後半從政一段鋪排文字反覺贅設而文格累墜運掉不靈矣此裁剪要著也

出吾意也意之所在不可輕入先思一以法又不可漫入先思一出法入要曲而別出要脫而矯務使讀者觀其入不知其所以出觀其出又不知其所以入斯為善耳此傳本彼子產之擇能而使卻以北宮文子為入筆諸賢略見絕不及子產文子言鄭有禮亦不及子產所謂曲而別也乃轉筆忽出子產所謂脫而矯也既出子產主意點明方將諸賢總敘一番然後繳轉前文而結之觀其入筆方知出筆之妙觀其出筆愈知入筆之妙也

左翼云因文子贊鄭有禮而推出所以然由于子產之擇能而使前禮後顯前略後詳筆筆飄逸句句奇矯自壞晉館垣後數篇文字無非詳寫子產初政叔向稱其有辭文子稱其有禮孔子嘆其仁子皮嘆其忠事大恤小愛民信友無一不善固不儘都鄙有章等事足以盡一生經濟也左氏津津道之自是推為春秋第一人物

誰能執持熱物

而不往取水以濯手

為政以禮

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

如執熱之得濯也

以水濯手而救其熱

傳既錄文子之言因而論子產之為政○王云提筆

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

突入凌空峭舉筆路奇橫

○總一筆即是子產之能以下分舉四子之所能

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

為人貌美才秀而有文○此句用不著能字非故為裁汰

子羽

能知四鄰諸侯之所欲為

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

○彼子羽句變總見辭命要緊

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

○去印段

○禕

其人之性謀之於野則得

謀之於邑則否

辭命禕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

○再提鄭國轉出子產從政之實事將四子之能一總申敘與上文又顛倒錯綜

聘問之事以子羽能知四國之所為故問之

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

○從子羽且使子羽多置辭命與禕共車乘起要緊

而往於列野使之商謀辭命之可否

於子羽且使多為辭命與禕乘以適

商謀既定而又必告於簡子使之決斷事之大小

謀斷既定

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

以其美秀而文故也

擇能而便如此是以少有敗事

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



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傳跡子產之為政以實文子國有禮之言。○縮合前事作結勢矯而致逸。

三十一年 子產不毀鄉校

鄉之學校。鄭國謂學為校。論大臣之得失。

鄉人遊于鄉校以論執事。然明謂子產曰。

患人誘議制政故欲毀之。言何為而毀之。朝夕事畢退而往遊。

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

其有稱善之者。吾則因而行之。○此善去聲。

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

左翼云。國家因革損益。豈能盡善。故王天下有

其有憎惡之者。一因而遷改。被議政者。是為吾師。

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

盡忠為善者。不聞作威虐者。可以防絕。怨誘令毀鄉校。是作威也。

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

作威防之。誘然本有怨而欲防者。非不即止。譬如築堤以防川。一日大水。決壞其堤。其溺人。即不少。

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

我雖欲救之。勢不能也。防怨而至於大決亦然。不如小小疏決。常使引導流通。不如聞此鄉校使吾常聞謗言為藥石也。

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

然明名。謏蔑。

藥之也。然明日。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

三重本身而外。猶必徵。民人言不足恤。判舒所。以斷送趙未乾坤也。是吾師也。居然設疑。懸郭心事。謂之曰。仁固宜。

按有善則行。有惡則改。已是克復工夫。孔子故以仁稱之。大舜舍己從人。禹聞善言則拜。子路。齊人告過。其與子產之。吾聞而藥。同一虛衷善。受者矣。然欲忠善。損怨。恐致大決。傷人。則恭敬。專我四德。皆於見乎。見焉。仁固其天性之自然也。惜不幸。不生於晉楚。而使諸侯。其賴之。豈獨鄉乎哉。

誠可尊事之也

言我實不才故欲毀鄉校

汝若果能行此言

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

時孔子方十歲此亦長而後聞之者

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

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子產論尹何為邑

聘侯云是子皮私邑非國邑觀後身之所庇與我為吾家等句自明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

尹何未始治也年少之可否

此篇只學而入政二句為大旨若就正意發揮

亦自有一首絕大文字卻偏將正話只於中間

一見前後都用譬喻指點語語入理又語語入情不作一味板腐大話

頭最是生新出色處開後人大題小做法門左

氏真無妙不臻百奇必備者矣

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

一夫字指尹何

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

必求有以利益之也

○此事後來乃成通病子受皆以為利不傷之而已并貽傷於國家

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

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

言子皮之在鄭國

猶屋之有棟也

椽椽也設使汝誤事而致敗譬

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

先破愛字接連兩遍只一箇比方次破學字前後兩遍用兩箇比方

○愚謂先破愛字兩遍一喻語意由鬆入緊後兩遍兩喻先破使學後破知治中以僞開兩句

新訂左傳

卷之二十一 襄公 六十五

作轉遞其實不可與邑  
正意上文已完下文美  
錦田獵只作波瀾而子  
於鄭國一層又是承上  
起下不與前後平說得  
此一段而文勢庶不板  
重

林西仲曰子皮使尹何  
猶子路使子羔欲以民  
人社稷為學者也子產  
謂之傷節夫子謂之賊  
但以大官大邑關係此  
身使人學治不但學者

受傷而使之學者自害  
不小子產即其所言層  
層翻駁妙在四引喻中  
鍊成一片絕無痕迹宜  
子反稱善而自咎也

如棟折而  
則我居屋下  
有事敢不  
盡情言之

榱音崔崩僑將厭音壓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

必不使不能  
者學裁之焉  
吾身之所庇  
以安者也

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

而使學政  
者往製焉  
知愛錦而不知愛邑以邑  
較錦邑不亦多於錦乎  
○虛縮一  
筆頓住

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

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

○有害不  
單傷尹何  
○四諭字字警  
快末尤新雋  
貫同憤  
習熟也

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

則將敗壞其車厭覆  
其身之不免是懼  
○厭  
音壓  
何暇思  
能獲禽

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

子之言  
誠合理  
我實  
無識

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

小人猶  
細民

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

衣服小者近者故知務  
○回覆美錦不使學製

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

官邑大者遠者故不知  
務○回覆使學者製  
不盡言

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

他口指前日投政之時子為治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也

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

我自治吾家事以庇身

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

而後敢行

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

子面不如吾面而吾之心豈如子心安敢以子之家事皆聽我而行也

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

言子產之治皆子皮之力

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

按此乃子孔投政以後時事傳美兩人肝胆相照溢於語言因追述其授政之初子皮早知子產為忠故耳非今而後而始知也贊子產并贊子皮此為互斷結法左繇謂因論為邑之忠遂

委以治國之政非也若如此說則他日我曰與今而後雖吾家等語不可解矣

為鄭國

三十一年 衛北宮佗論令尹圍

朝於楚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

言其威儀已似國君矣○一語喝破

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

雖得志亦不能善終

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

此篇只是一首鋪排文字首段切論公問威儀以下純用泛論於有威儀者說得透而無威儀者益明借賓形主詳略反正之妙至此文而暢極矣

切論有兩層前一層只

全其終者最難

必終不免禍

說令尹不終後一層乃

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

無威儀泛論亦有兩層

大雅抑

為人君者敬謹其威儀

可以為民之法則

言其不敬慎以臣而似君故曰無威儀

前層分威儀作提

對曰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

而下從君臣推言無人

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

不有威儀以結之後一

儀必如何而後此下雖泛論仍

層單舉文王作提而下

謂有威儀句句注射令尹

從君子推言無事不有

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

威儀以結之雖兩截文

二句領唐云以下數百言只就此二句層見叠出如抽繭剝蕉

字詳略不同而片段固

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

相配極整也

通篇以令尹之威儀一

嚴重而非暴虐之威

句領起下凡寫十三威

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

儀以應之又是一首括

美名垂世無窮

弄題字妙文也

家令聞去声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

功用愛則是效驗體正

不言則而象 ○兩故能

則功驗亦正體乖則功

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

效亦乖三者然有內外

皆如是謂各 ○三句束

層次不可圖讀去故

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

下文亦拆字分疏

皆如是釋詩言不可選意

棟棟富而

棟棟直計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

閣之貌

選數也

新訂上專九責

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

大雅既醉篇

攸所也攝佐也

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

以威儀相規勸

也。周書數上声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

周書泰誓武王論文王之德云

引文王作實證蓋文王時為紂臣能正威儀亦是反對令尹

文王一段似涉寬衍然無此便接不得著末一段緊排文字故先著寬衍以淳蓄其勢而後乃縱其所如也行文疏密相開疾徐相生正是章法人神處非淺夫所得而彷彿也已

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

惟在則象上天

大雅皇矣篇言文王不自於美里

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

不終作反對也結末歸到君子之威儀如是如是惟彼令尹則絕無是也吾是以知其不終此意只在言表

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

諸侯義之皆欲與之俱囚

其實聞天之往求美女寶貝獻於紂乃放文王封西伯

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率

文王聞崇國德亂而伐之三句不降退修其德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四方無侮四方無拂

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

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

以文王有威儀故能感動天下如此

以下詳言君子之威儀回應起手

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

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

德行可象聲氣可樂音落又如動作有文言語

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新訂左傳快讀卷之十三終

